

成佛之道

妙雲集中編之五

成佛之道

作者

印

順

新學

PDG

• 有所權版 •
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九版

成 佛 之 道

著 作 者 印

順

出 版 者

正 聞 出 版 社
臺北市龍江路55巷11號

發 行 所

正 聞 出 版 社
臺北市龍江路55巷11號
郵政：〇五一八九九一六
電話：(〇二)七五一二七五三

承 印 者

永美美術印刷製版有限公司
電話：三〇六四五一七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二一四三號

自序

佛法是理智的宗教，不僅是信仰的。所以義理的開導，或是修持的指示，都是通過理性，而有豐富的，正確的內容。由於通過理性的隨機適應，自由抉擇，所以宏傳中的佛法，可說是多彩多姿的。但這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容易引起二項觀念，不能完整的把握佛法。那二項是：一、佛的教說，菩薩與祖師們的宏傳，都是適應不同的時間地區，不同的根性好樂，而給以適宜的教導。所以方便多門，或淺或深，或事或理……有些是不相同的，有些還似乎是矛盾的。適應不同根性的不同教法，真是萬花筒一樣，初學者不能統攝條貫，每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覺。二、由於衆多的教說，有內在的關聯性，常從一端而說到其他。如衣服一樣，提起衣領（當然這是最適當的），拉住袖口，或扯到衣襟，都可以得到衣服的全體。但在一般人，對一一法門的應機特性，一一法門的淺深次第，一一法門的相互關聯，每被忽略而僥倖的覺得都是差不多的。這種雜多而又差不多的觀感，

會引起相反的同一傾向。有以爲：彼此相同，所以一法就等於一切。這樣，不需要廣修遍學，一經一佛一咒的佛法，大大的發展起來。其實是不能完滿的把握佛法，取一滴水而棄大海，却自以爲大海都在這裏。有的，不能完滿的總持佛法，對自己多少理會的法門，讚揚到極點，覺得這是最殊勝的，最究竟的。有了這，就有了一切；或以爲有了這，就不需要別的。總之，佛法的多彩多姿，適化無方，凡不能統攝總貫，不能始終條理，都會犯上偏取部分而棄全體的過失。這種家風，使佛教走上空疏貧乏的末運！

佛法的統貫條理，對於一般信衆的持行來說，原是不能苛求的。但宏傳佛法的大德們，是不能不有的必要勝解。這才能應機說法，而始終保持佛法的完整性，不致於落入雜亂與偏向的窠臼。對於這，天臺與賢首宗，是有功績的！因爲臺賢大師門，統攝了全部佛法，而組成淺深的進修歷程，顯出彼此間的差別，又顯出彼此間的關聯。這難怪過去學教的法師，不是天臺四教，就是賢首五教了！但臺賢的重心在圓教，直入圓教，才是臺賢大師們的真正意趣，所以仍不免偏取。

這如太虛大師說：「賢臺雖可以小始終頓，藏通別圓，位攝所餘佛言，然既爲劣機而設，非勝根所必須。縱曰圓人無不可用爲圓法，亦唯俟不獲已時始一援之，而學者又誰肯劣根自居，於是亦皆被棄」。虛大師深感於中國佛教末流的空疏貧乏，所以以「五乘共法」，「三乘共法」，「大乘不共法」，統攝一切佛法，開顯由人而成佛的正道。這與西藏宗喀巴大師，宗承印度的中觀與瑜伽，以「共下士道」，「共中士道」，「上士道」，而綜貫成佛的菩提道次第，恰好相合。所以對：「福德資糧，則人天具攝；智慧資糧，則聲緣相協；律及經論，皆所依止；僅取一分，不成菩提」的全體佛教，虛大師給以非常的讚仰。這樣的圓滿佛教，應該是值得積極宏揚的佛教。

如來說法，總是先說『端正法』——布施，持戒，離欲生天（定）。然後對有出世可能的，授以出世法門。由於佛法的重心在出世（出世是勝過世間一般的意思），所以集經者，對於佛的「端正法」，總是略而不詳。古典阿毘曇，還以五戒爲首，而後起的阿毘曇，也就不見了。這種以二乘法爲本的傾向，宗喀巴大

師也不能免，所以他說的共下士法，把「念死」作為入道的要門。其實，不念死，未嘗不能熏修人天善業。這樣的下士道，雖順於厭離的二乘，但不一定順於悲濟的大乘道。對於這，虛大師深入佛乘，獨具隻眼，揭示了如來出世的真實意趣——教導人類，由人生而直趣佛道。所以著重熏修十善正行，不廢世間資生事業，依人乘正行而趣向佛乘，而不以厭離（如念死）為初學的法門。人乘正行而趣向佛道，也就是攝得五乘共法，三乘共法功德而趣入佛道。但由於某些衆生的根性偏狹怯弱，佛（及古德門）這才對於大乘，旁立二乘究竟的方便道。在大乘法中，也旁開由天乘行而入佛乘，由二乘行而入佛乘的方便道。所以從虛大師抉擇開示的全體佛教來說，一切無非成佛的法門。這不但綜貫了五乘共法，三乘共法，大乘不共法的三階，而且還綜貫了正常道與方便道的一切。圓滿顯示了佛道次第的全貌，導歸於究竟無上的佛地。

從前在香港時，就想依據虛大師的開示，參考宗喀巴的菩提道次，綜合在法藏中的管窺一斑，寫一部簡要的『成佛之道』，綜貫一切佛法，而歸於一乘。這

一直到民國四十三年，在臺灣善導寺的共修會中，才由淺而深，編幾句偈頌，一面編，一面講。但爲了事緣，特別是大乘部份，非常的簡略。四十六年秋，把過去編的偈頌，修正補寫，爲女衆佛學院講說。四十七年冬，再加修正刪補，開始爲自己所編的偈頌，寫下簡單的解說。去年底，在善光寺度舊曆年，這才全部脫稿。算起來，已經過六個年頭了！這部二十萬字的成佛之道，正在排印流通，所以略說本書的意趣——綜貫一切佛法而向於佛道以爲序。

成佛之道目次

自序	一—五
第一章 歸敬三寶	一
第二章 聞法趣入	三七
第三章 五乘共法	六一
第四章 三乘共法	一三五
第五章 大乘不共法	二五七

成佛之道

第一章 歸敬三寶

學佛，就是向佛學習。我們以佛爲理想，以佛爲師範，不斷的向佛學習，如達到了與佛平等，那就是成佛了。佛是大覺者，大悲者，功德圓滿者，究竟無上的大聖者。想從薄福無智的生死凡夫，修習到這樣至高無上的佛果，並不太容易。這一定要修學應修的法門，遵循成佛的正道，才能由近而遠，自淺入深，到達成佛的目標。所以發心學佛，應該修習成佛的法門，遵循成佛的正道。成佛的法門，正道，就是「成佛之道」。佛法，爲了適應不同的根性，所以有種種道：福德道，智慧道；難行道，易行道；世間道，出世

問道；聲聞道，菩薩道……然究竟說來，並無二道，一切無非成佛的法門，無非是『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』。所以說：『一道一清淨，一味一解脫』；『方便有多門，歸元無二路』。如長江、大河，從發源地起，有種種溪澗，種種湖泊，種種江河，都匯入而同趣大海一樣。一切法門，無非是成佛之道，所以阿含經與法華經中，稱佛法爲『一乘道』。

三寶，是佛法的總綱。「歸敬三寶」，是進入佛門的初基。三寶的功德，真是無量無邊，不可思議，但如不能歸向三寶，就不能得到，無緣受用，正像不能進入公園的大門，就不能領略林園花木的幽勝一樣。所以發心學佛，首先要歸依三寶。

有海無邊際，世間多憂苦，流轉起還沒，何處是依怙？

歸依，要有求歸依的誠心。如人落在大海中，隨波逐浪，四顧茫茫。在這生死邊緣，見到草束浮漚，也會伸手攀援；聽到風響鳥鳴，也會大聲呼救。求救護的心情，懇切萬分，可說惟有此求生的念頭。那時，如有船隻經過

，拋下繩索或救生圈來，還不立刻抓住，盡力攀登船隻嗎？求皈依的誠懇，應該如落海者的求生一樣，這才能圓滿成就歸依的勝妙功德。

現在，就以浮沈苦海來譬說。世間以衆生爲本，有情識，有生命的衆生，是世間的現存事實，所以佛經稱衆生爲「有」。每一衆生，向過去看，一生又一生，無邊無際。在沒有了脫生死以前，未來也還是一生又一生，沒個邊際。衆生的生命流（有），無限延續，如大「海」的茫「無邊際」一樣。現在這一生，不過生命大海中泛起的一個浪頭而已。

從過去到現在，從現在到未來，一世又一世。在這時間推移的過程中，名爲「世間」。衆生在世間，苦多樂少，樂盡苦來，實在是「多憂」多「苦」，所以佛說爲：『憂悲苦惱純大苦聚』。充滿憂苦的衆生世間，如海中的漩「流」一樣，「轉」來轉去。忽而上生天上人間，忽而下墜地獄、傍生、餓鬼——三途。升「起還」要沈「沒」，沈沒又會浮起，轉來轉去，始終轉不出去。這樣的流轉苦海，頭出頭沒，還有比這更可悲可痛的嗎？人類如落

在大海中，隨波逐浪，四顧茫茫，還知道求救求護。衆生浮沈生死苦海，怎麼不求救求護，尋求解脫自在，超登彼岸呢！想到這裏，求歸依救護的心情，油然而生，自會懇到迫切起來。然而，「何處是」真歸「依」處，何處是可恃「怙」處呢？總不能亂抓草束浮漚爲救生圈呀！

積聚皆銷散，崇高必墮落，合會要當離，有生無不死，國家治還亂，器界成復毀：世間諸可樂，無事可依怙。

有的不知道求歸依，有的求歸依而誤信邪師外道。爲什麼不求歸依？死心眼兒迷著了現世的事情，以爲極有意義，是常是樂。等到事到臨頭，從金色夢中醒來時，悲哀失望，再也來不及了！迷戀的現事很多，主要的有六種：

一、財富的「積聚」：有些人以爲經濟第一，有了錢什麼也行得通，甚至說：『有錢使得鬼推磨』。不知無論富有到什麼程度，財富終歸要「銷」解「散」失的。不要以爲這是他們不會經營，過分浪費；財富是個人所不能

自主的，所以佛說：『五家所共』。逢到大水，大火，遇到盜賊，惡王，還有生了不肖的兒女：財富是轉眼就完了。積聚財富，不但爲了經營與保存，引起種種憂苦，有時財富更成爲苦難的直接原因。明末，李闖入北京，對一般富有的大臣宰官，用夾棍與腦箍來追索金銀，金銀是完了，腿也斷了，腦骨也破了，有的連命也丟了。現在，被稱爲秧歌王朝的暴政，對於有資財的，從大富到小富，甚至一畝田，一隻牛，都被鬪爭清算。有的除了送上老命而外，還連累全家妻兒。這就是佛說盜賊與惡王的實例。財富本身，多憂多苦而無法保存，還能說有錢就有辦法嗎？

二、「崇高」的（名位與）權位：這是一般所迷戀的。在位時，叱咤風雲，得心應手，大有一切由我的氣概。然而，崇高「必」然「墮落」。近一些說，慕尼黑時代的希特勒，那還了得！可是等到柏林失陷前夕，也就一籌莫展，只有一死了事。史達林主宰蘇聯三十年，一切榮耀歸於史達林。可是屍骨未寒，就被他的黨徒清算。在佛教傳記中，頂生王統一四洲，上升忉利

天，與帝釋共同治理天宮，但末了墜落人間，不免憂愁而死。那位自稱天地之主，人類之父的天帝，也還是不免墮落驢胎馬腹去。崇高的地位，實在是不足依怙的。

三、親愛眷屬的「合會」：或是父母兒女，夫婦的會合，洋溢著家庭的溫暖。或是學校中的師生，同學，社會上的同事，意氣相投，互相扶助，結成深厚的友情。人是被稱為社會的動物，能有親人益友，共住合作，這是極理想而又安心的事。然而，由親愛的而變為冤家，這姑且不說。不論是怎樣的親愛共住，總「要當」來分「離」的。一旦生離死別到來，拋下父母，丟下妻兒，孤苦淒惶的各奔前程，誰還顧得了誰呢！

四、生存：經驗告訴我們，凡是「有生」的，「無」有「不死」的。死亡的事實，鐵一般的到處都是，可是人類對於自己，總好像是不會死的。生存，一切才有意義，於是為名為利，爭取一切來屬於自己。就是口頭說到要死，而對人對事，還是毫不覺悟。『人生不滿百，常有千歲憂』，這是顛倒

的『不死覺』，永生與長生的邪見，都由此而來。然而，你真聽說有不死的嗎？——上面四句，是有名的四非常偈。

五、「國家」的繁榮：國家對於我們，可說是安全的保護者。國家的強盛繁榮，對於國民的安樂與自由，是有密切關係的。因此，有的以爲：只要國家強盛，我們便有了著落。可是國家的強盛，不一定等於自己（自己的家）的安樂。不但政治上的派系起伏，不完全以是否忠於國家爲標準；而國家一直在一治一亂的流轉中，「治」平而「還」爲紛「亂」。中外歷史，是無可置疑的實證。所以，以國家爲惟一依怙，是不正確，不安全的。

六、社會進步：有的以爲：人是社會的動物，社會的文明，一直在進步中；這就是人生的真正意義，何必爲個己著想，求覓空虛的歸依？這是見羣體而不見個己的偏見！社會文化的進步，姑且看作人生的真正意義。然人類社會的活動，依於所住的「器界」（我們住的世界——地球），是不能離開這一據點的（即使轉移到另一世界，也還是一樣）。但器世界是在擬「成」

而「復壞」，壞了又成立的流轉過程中。請設想一下：地球一旦壞了，那時的人類文明，人生的真正意義何在？以社會進步爲人生真正意義的人物，才是真正空虛的幻想者！

總之，一般人不能引發求皈依的熱心，是由於迷惑了眼前的短暫意義，在人「世間諸」般「可樂」事上，生起錯覺。經上面一論的論究，證明了這些，「無」有一「事」是真正「可依怙」的。一切都是非常非樂，那什麼才是可歸依處呢？

鬼神好凶殺，欲天就諸欲，獨梵依慢住，亦非歸依處。

知道求歸依了，可是又每爲外道邪宗所誤。歸依的對象，不但是依賴他，也是以他爲典型而效法他，就是沒有這種自覺的心境，也是會受熏染的，所以這是不能不謹慎的。歸依的宗教對象，形形色色，現在略說三類，從他們的缺點中，說明他不是真正的可歸依處。

一、「鬼神」：照中國的說法，天神，地祇，人（死爲）鬼，人死而有